歷史建築探秘系列（之一）

# 「白屋」活化新舊融合

## 回望摩星嶺百年歷史

■校園的「絲帶型」新建築。

■活化後的古蹟校園。

位於香港摩星嶺的域多利道扣押中心，又稱「白屋」，由於長年被圍牆與鐵絲網圍起，與外界隔絕，徒添一份神秘感。不過，隨着有辦學團體落戶此處，原本人跡罕至的「白屋」揭開神秘面紗。如今，原本殘破的「石屎」建築，已活化為古蹟校園。建築及保育團隊採用了新舊融合的概念，讓新建築與歷史建築完美結合。活化後的古蹟校園，外觀大致保留，內部則主要用作教室及休息室。此外，更設有文物展示中心及文物庭院，讓觀眾置身古蹟校園，回望百年歷史。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「白屋」為三級歷史建築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着不同任務。1961年，當年的皇家香港警察把它用作扣押政治犯的地方，並命名為域多利道扣押中心。此前，約有10年時間，它是皇家工兵團的俱樂部及宿舍。自1995年後，政治部解散，「白屋」的任務結束，自此一直丟空。2013年，政府宣佈批出「白屋」予芝加哥大學發展校舍，經過5年的擴建與活化，校舍於上年年底正式啟用。

■活化後的「白屋」為芝加哥大學校園的一部分。

### 弧線設計融合環境

「白屋」位於摩星嶺域多利道及摩星嶺徑交匯處，被圍牆及佈滿尖刺的鐵絲網圍封起來，殘舊破落的建築群，再加上摩星嶺流傳的鬼怪傳說，令「白屋」充滿神秘感。不過，自「白屋」被活化後，這座神秘的建築得以重見天日。當年，「白屋」並沒有特定門牌號碼，活化後，它有了一個正式地址——域多利道168號。整個校園由「絲帶型」的嶄新教學樓及活化後的「白屋」建築群組成，A座及B座主要用作學生休息室及教室，B座副樓則化身文物展示中心，向大眾講述摩星嶺遺址的前世今生。

「設計校園時，團隊有突破性的想法，希望能把新舊建築融合一起，而非歷史建築與新建築物各自在一角。」負責該項目的保育建築師何心怡（May）說。活化後的「白屋」外觀沒有大變動，為了讓歷史建築不被新建築搶風頭，團隊花了一番心思。「在融合時，新建築與舊建築有些位置特別近，在建築設計的元素裡，新建築有三層，只有一層能通往古蹟校園，連接兩者時，若新建築太高，在比例上會搶了歷史建築。」May說。因此，建築團隊盡量把該層建築的比例縮小，亦採用了弧線的設計元素，對比起直角，更能和周圍的環境、炮台及山勢結合。

### 標誌性白牆巧改動

說到底，讓新舊建築「各自為政」，也未嘗不可，為了讓新舊融合，團隊可是施展了渾身解數，那麼，新舊融合究竟有何重要？不動一磚一瓦是否就是保育一座歷史建築的最佳方案？「保育並非指不動那座建築物，好的保育，是能讓那座歷史建築繼續走到21、22世紀。同時，我們亦要尊重建築物原本的信息。活化過程中，應能將新元素表現出來，同時又不丟失舊元素，把歷史建築本身的信息帶到另一個世紀，這才是忠實對待歷史的做法。」香港建築師學會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主席梁以華說。

因此，制定活化方案時，團隊在天花、地磚甚至標誌性的圍牆，都有深入考慮。「白屋」最為人所知的，是它作為扣押中心的用途，「一個人被困在不足六呎乘四呎的囚室裡面……那個被營友稱為『罐頭』的狹窄囚室，內部設計精心炮製——密封的單人倉，地上只有一塊木板做床，牆角上裝有強力風機，不怕沒有空氣，天花板亦裝有一盞大射燈，不愁黑暗……二十四小時不停地被轟轟隆隆強風和照射燈滋擾，又怎能睡得安穩？身上只有內衣褲，即使是正值炎夏也令人覺得十分寒冷……飯菜是什麼呢？用膠盆送來的『沙穀米』、臭鹹魚仔和半杯茶而已。」

1961年至1990年間，曾有數百名犯人被關押在這不見天日的囚牢中。由於作為羈押犯人之用，因此當年域多利道築起了長長的圍牆，以一牆分隔兩個世界。儘管白牆的用途純粹，但活化時要處理它，倒是開出了一道保育難題。

May坦言，在活化過程中，對於如何改動白牆，甚至是否應要保留白牆，團隊也有過爭論。May表示，設計時，考慮到活化涉及一定程度的改動，關於如何處理白牆，有過不同意見。她續指，要考慮的包括若要開通白牆，其闊度應為多少；亦有意見認為，既然作新校園之用，不如索性把圍牆全部打通。然而，團隊衡量圍牆對於「白屋」的重要性，May表示：「圍牆是『白屋』作為扣押中心的標誌。」最後，除了開通了一個新的「入車口」外，圍牆其他部分得以保留。「即使簡單如一幅白色牆，也要考慮很多元素。」May說。

### 摩星嶺白屋遺址的六個歷史階段

**在擴建及活化校舍的過程中，有關團隊對於「白屋」的歷史進行深入研究，包括訪問研究香港歷史的專家及曾被扣押在此的相關人士等，並梳理出摩星嶺歷史遺址所經歷的6個階段。**

**1900年代至1941年：銀禧炮台**

為20世紀初英軍操炮之地，銀禧炮台設有三門6英寸大炮，與位處山上的摩星嶺炮台口徑9.2英寸大炮互相補足。

**1949年至1950年：摩星嶺棚寮**

戰後有大批來自內地的難民逃到香港，包括國民黨士兵及家屬，當年由東華三院為難民提供支援。到了後期，難民數量越來越多，部分遷至附近的摩星嶺一帶，暫居於自行建造的臨時棚寮內。

**1951年至1961年：皇家工兵團**

皇家工兵在此設立軍官食堂及獨身工兵的宿舍。他們的任務主要為協助建設香港的道路及房屋。此外，工兵其中一項主要職責為繪製地圖。

**1950年代至2000年：寮屋與平房**

由二戰結束至1960年間，香港人口激增至300萬，當時房屋短缺，衍生了大量寮屋區，摩星嶺為其中一處寮屋區的集中地。1950年，摩星嶺的大量寮屋被清拆，政府與私人機構合作，在此建造了約295間平房，直至2000年後清拆。

**1961年至1990年代：皇家香港警察**

1961年，香港警察把此處用作域多利扣押中心，培訓警察和扣押犯人。1961至1990年間，曾有數百人曾被羈留在此。

**2013年起：芝加哥大學**

政府批地予芝加哥大學興建校舍，花5年時間擴建及活化，上年底正式啟用，命名為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教育綜合大樓——芝加哥大學袁天凡、慧敏校園。

■林曉筠（左）及何心怡介紹團隊在設計及活化時的概念。

### 內裡結構盡量保留

採訪當天，記者先跟隨由香港建築師主辦的「共建活力築蹟」導賞團，和May及項目建築師林曉筠走畢整個校園。走過光潔明亮的新校，轉眼間來到連接新舊校的迴旋處，恍若進入了時光隧道，透過落地玻璃窗向外望，即見到活化後的古蹟校園。古蹟校園主要由A座、B座、文物展示中心及文物庭院組成。搭乘升降機便來到A座。「歷史建築的元素都盡量保留下來，Block A相對較多裝飾性的東西，它當時是皇家工兵團的軍官食堂，裡面的裝修比其他其餘兩座建築細緻很多。」May說。A座為兩層高建築，在1951至1961年間為皇家工兵團所用，地下主要用作食堂及廚房，至於一樓則有壁爐，估計為非正式聚會場地之用。現時，A座設有一個學生休息室及課室，並保留了壁爐、鋼窗、皇家陸軍工兵橋等代表該歷史時期的標誌性物。

至於A座的後院則作為學生休息之用，休息室以玻璃外牆圍起，頗有現代感。然而，室內卻保留了一幅被打通了的石牆。May解釋，由於活化前的後院面積過小，若要改建，則必須把石牆打通，以騰出更多面積；而新建的休息室，則用玻璃外牆圍起來，團隊特意把部分石牆保留在室內，並把石牆的接口位做得不平均，「讓大家知道以前此處有一幅石牆，不過現在斷開了而已。」室外的齊口與室內的不齊口石牆，既是新舊融合，也收對比之效。

離開A座，穿過現為文物展示中心的B座副樓，則來到B座。B座同為兩層高的建築，在警察政治部使用期間，內裡至少設有12間扣押室。不過，現時B座已改建為兩間教室，昔日的囚室已不復存在。為了活化後不與原本的歷史切割，天花和地板仍然保留昔日的囚室痕跡，「即使需要加裝冷氣或消防設備，亦盡量移到其他位置。」May說。

由獲得政府批地到校園正式啟用，歷時5年。「我之前做過很多項目，其實都會建議考慮清楚改動原有建築是否有必要性。」林曉筠坦言該項目令她難忘。活化後的建築加裝了升降機與冷氣，團隊對此有過審慎考慮。「有人會問為何不用樓梯，若果要使用樓梯，為了符合法例必須加裝扶手。但原本的樓梯有些是石屎的，有些是木的，高度闊度完全不同，變相是拆過再建新的，但這樣就不是原來的建築物了。」即使加裝升降機，團隊也選擇在舊建築外面加裝，盡量不改變內裡的結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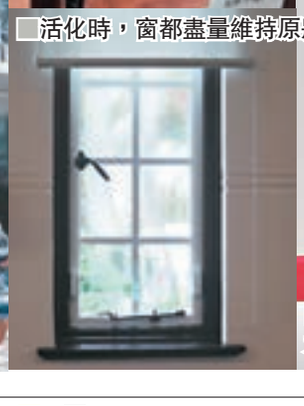
■校方保留大部分標誌性的「白牆」。 資料圖片

■A座的樓梯。

■銀禧炮台的2號炮位。

■格仔狀的牆在「白屋」十分常見。

■室外的石牆是齊口的。



■活化時，窗都盡量維持原狀。

■室內的石牆刻意做得不平均。

■圖為皇家陸軍工兵橋，「RE」代表Royal Engineers，為「皇家工兵」的簡寫。